

世界变态情爱小说系列

恋童狂

Pian Tong Kuang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变态情爱小说系列

ISBN 7-204-02208-4



9 787204 022083 >

ISBN 7-204-02208-4

I-139 定价: 19.80 元

WORLD FAMOUS NOVELS SERIES

世界变态情爱小说系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恋童狂

麦·碧雷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邮编:010010

全国新华书店总发行

包头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字数:320 千字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204-02208-4/I·139

定价:1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第一章

1

我，罗恩特·文森是唐·文森伯爵的独子，未来文森伯爵，出生时就吓坏了我母亲家里的女佣们。一出世，我的阳物就大得惊人。我高贵、典雅的母亲看到后，不禁哭了起来，说我这一辈子找不到出身高贵的女人作妻子了，她们是不会把自己的贞操献给我这巨大肉箭的。但是，我的父亲文森伯爵和他的武士们对这些愚蠢的担心嗤之以鼻，并立誓说任何女人，不管是妓女还是贵妇人，只要我罗恩特想要，我就能征服她们。

我的卧室陈设豪华，房间正中心摆着一张很大的床，上面是浮雕，走近仔细一看，上面雕刻着极为有趣、极为撩人心肺的东西，发情的雄鹿和雌鹿，还有挺着巨大生殖器的独角兽，在羊角下是手握奇异兰草的半身赤裸的仙女。

我每日就躺在柔软的、灌满羽毛的床垫上浮想翩翩，在我十四岁时，我经历了我人生第一次美丽的情爱之旅。

世界变态情爱小说系列

十四岁生日时，我的父母文森伯爵夫妇打算送我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他们急切地想让我具备担当男人的职责的能力。他们心里知道我对男女之事毫无经验，便决定在我父亲的宫廷里找一个比我大的女人——司法官的妻子白朗宁夫人来指导我。

我对暗中进行的事自然毫无所知，所以，当我母亲伯爵夫人建议我拜访白朗宁夫人上音乐舞蹈课的时候，我真地以为他们是叫我去学习音乐和舞蹈。

我来到白朗宁夫人的公寓时，惊讶地发现她已把所有的仆人打发走了，正在等着我的到来。她身上只穿了件薄薄的中国丝绸袍子，清晰地映出了双峰上乳头的轮廓，还有细小的腰身，深圆的臀部，甚至连下腹部微微凸出的一簇毛发也映了出来。

我当时肯定脸色绯红。这位夫人微笑着把冰凉、雪白的手臂放到我的手臂上说：

“不要紧张，我年轻的王子。我保证没有人会害你的，今天，你只会得到快乐。”

我抬头盯着她的脸，感到自己快要淹没在她黑色眸子的秋波中。可我是就想淹死在里面。

“我们现在可以上课了吗？”我口中结结巴巴，心理还不知道今天叫我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学习舞步的。

“哈，你可真是个性急的学生！”白朗宁夫人微笑着说：“不过，不要乱动，要保证我能把我所知道的全部教

给你，让你学到如何履行王子和男人的义务的一切知识。”

“我现在就穿上舞鞋吗？”我依然天真地问道。

“你不需要再穿戴任何东西了，”她答道：“相反，你穿得实在太多了，让我帮你脱掉这些厚重的外衣吧。”

她随手开始解下我的衣带。我呆立在原地，任她摆布。实际上，我开始希望她快一点脱掉我的衣服，她让我赤身裸体地站在她的面前。我虽然有些莫名其妙，但我突然之间就希望能赤裸地站在这位双乳颤动、双眸喷火的女人面前。

我对自己那活儿所能玩的游戏当然是了解的。我早就发现能引诱这家伙发硬，再揉搓它直到它感激地喷出一滩滩粘乎乎的东西是一件乐事。我常常揣测要是能用我的嘴舔它是什么滋味——可是，唉，又不是杂技演员，而且，我是个过于腼腆的男孩子，不好意思把它放到别人的嘴唇里寻求欢乐。

此刻，我又想像自己的阳物放进柔软嘴唇里是什么滋味，只不过，这一次我是在想白朗宁夫人的双唇。

终于，我脱光了衣服，站在她的面前，我的肉箭在腹部上下跳动。我盯着面前她那掩映在淡蓝色丝绸衣服下面的胴体。

“你是个英俊的年轻人，”白朗宁夫人赞许道，柔软的手抚摸着我的肩膀和胸膛。“体形很好，悦目怡人。你想知道我是什么样子、摸起来是什么感觉吗？”

“你……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脱口问道。我的脸色更加红了，因为我已经听懂了她的意思。

“好好看着，好好学。”白朗宁夫人回道。然后她应在我的面前脱起衣服来——眨眼就脱光了，我这才发现，她只穿了一件蓝色丝绸衣服，里面没穿任何衬衣或内衣。

她的肌肤是粉白色的，非常美，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我不敢正视她，别说去摸她了。但是，她抓住我胆小的手，引到她的乳房上，让我的手指抚摸玫瑰花心般的乳头。当我的手指抚摸她温热的肌肤，探索她的身体时，她轻轻地喘了一下——不知是惊异还是快乐的声音。

我另一只手被白朗宁夫人抓着往下滑过她隆起的柔软的腹部，滑到了阴毛黑三角洲。我摩娑着光滑的棕色卷毛，不一会儿，她又让我的手继续滑行，让我的手掌边缘滑到了她的大腿中间，滑进了隐秘的快乐宫殿。

为了让道路畅通，她的双腿略略分开了一点，于是我那只颤抖的手轻易地滑进了这个专门的通道。突如其来的兴奋和欲火弄得我头晕目眩，这种感觉似脱僵的野马在我毫无防备的体内左冲右突。我又惊又喜，不可抗拒的欲望占据了我的身心，打碎了想谨守礼仪的决心，使我心驰神迷。此刻，我渴望白朗宁夫人教给我呼吸的节奏，吻我的音乐和她与我交合的欢爱之舞。

“不要害怕，”白朗宁夫人喁喁低语了一声。她察觉到我按在她隐秘处的手在颤抖，便从桌上拿起了酒瓶，往一

只鹿角做的杯中倒了点酒，道：

“来吧，把它喝掉，你会感到轻松的。”

虽然我几乎一直是滴酒不沾的，可我拿起了酒杯放到嘴边，一饮而尽。白朗宁喝了一杯，我又是一口干了。我的脑子顿时像是在水面漂荡起来，可是我感觉好多了——我现在增添了勇气，随时准备厮杀。

白朗宁的床边躺下，双腿分开，要我跪在她面前，把双手放到她那卷毛的棕色三角区。

“随你怎么做都行，”她轻声说道。“到我身体的深处探索吧，我会指点你的。”

我心慌意乱地盼着她美妙的玉体。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这种景象，这片属于我幼稚的手指的游乐场。我开始抚弄白朗宁的棕色阴毛，凑近脸去品尝熏人的芒香：里面既有她阴户的香味，也有玫瑰香水的香味，比什么样的酒都更醉人。

“吻吧，吻它吧，”白朗宁鼓动着，自己从床上起来半躺半坐着，勾住了我的头，按到了她毛茸茸的三角区。“把香味吸进去，让你飘荡在我肉体的音乐、爱的音乐中。”

我把头埋进了她的卷毛，深深地吸着她的体香，就像在大教堂闻烛火的香味、耳听奇妙的音乐一样，我的心、我的灵魂冉冉飞向天堂。我已是心旌摇曳，我自己的乐器已经调好，准备弹奏独特的甜蜜音调，与白朗宁夫人相符

— ■ 世界变态情爱小说系列 ■ —

的乐器琴瑟相和。我的可爱的长笛已经挺起，傲然顶靠在肚子上，祈求让手、唇或阴户来启动它的乐声。

我伸出舌头，划进了卷毛丛中。我的这一动作立即被报以感激的叹声。于是我胆子大了起来，下决心看看还能弹奏出别的什么音符。

我用手指探索了白朗宁夫人私处，真是一朵开放的花，有两大片泌香的花瓣，打开后，就露出里面蜜汁流淌的花心。我迫不及待地舔了舔里面的液体，发觉它香甜可口、泌人心肺。我用舌头继续搜索着，意外地碰到一个坚硬的小肉蕾，像个花蕊一样，舌头滑过去的时候，白朗宁夫人大声哼了一下，我以为弄疼了她，就不知所措地退了回来。

“嗯，不！不！”她叫道：“不要停，我求你了！你已经找到了我的音乐之源，再拨弄几下，你就能知道它美妙的乐曲！”

我这才放下心来，聚精会神地寻求我面前的快乐，轻柔地舔着那个小肉蕾，手指也继续探索着。我找到了一个似乎很小的洞口，可是抚弄了几次以后，我感觉它越变越大，我极为惊讶又极其兴奋地发现它毫不费力地吞下了我的三根手指！啊！亲爱的白朗宁夫人在我的抚摸下唱出了多么动听的歌声啊！我好像觉得自己是个极其娴熟的人，在金色的七弦琴上奏出了天界妙音。

当白朗宁夫人大叫一声跌倒在床上时，我吓得呆若木

鸡。我只觉得她的洞就像是套在我手指上的一个柔软的圆一样，张缩不定，带着异香的液体从里面喷了出来，淋湿了我的手和舌头。

我从白朗宁夫人身上缩了回来，上床爬到她的身边，有点担心我不知怎么弄伤了她，或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

“我的白朗宁夫人，是什么使你如此痛苦？”我焦急地问她。

但是，她却睁开双眼，对我甜甜地一笑。她然后大声笑道：“可爱的罗恩特，你难道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吗？”

我呆滞地摇了摇头。

“你给了我、男人给女人的最甜蜜的礼物：性高潮。你在我身上弹奏了一曲最为美妙的乐曲，还有好多首曲子要弹呢。”

她见我显然还是不太明白，便续道：“你有没有拨弄过你自己身体获得快感啊？”

“你肯定弄过。你在你这根小笛子上揉搓过，直到它喷出最甜美的乐曲。”于是，她就拿起我那岩石般坚硬的阴茎揉搓起来。“那么你现在就知道了吧，女人也能在自己的身体上弹奏出甜美的乐曲，你刚才舔的小肉蕾，还有你埋入手指的滑溜溜的通道是这美妙乐曲的音键，是竖琴上的琴弦。”

突然之间，我感觉崩溃了，身不由己地把快乐全部喷

向白朗宁的腹部。

“噢，真是抱歉！”我叫道。最后一滴精液喷出来时，我已经羞得面红耳赤。

“对这种自然而又美好的事情何必感到羞愧呢？”白朗宁让我躺倒在床上，脸朝向我的脚根，分开双腿跪在我的肚子上。我还没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她就把我那仍然是坚硬的阴茎吞进嘴，使它完全恢复过来。我这年轻的一生中还从来没见过在这乐器上能弹奏出如此完美乐曲的艺人，而白朗宁夫人却在我的肉笛上弹了出来。啊！现在是我在唱了。

她好像能察觉我快要泄了似的，就在我的精子刚要汇聚到阳物根部的时候，她却把带给我快感的嘴唇收了回去，我感到很失望。我心里在想，她难道要剥夺我的第二次快乐的高潮吗？我能觉出这一次会比第一次更为强烈。

然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她还有别的、更激动人的冒险方法呢。她轻柔地用双臂抱住我，热烈地吻我，然后要我爬到她的身上。她一手伸到我的肚子下面，抓起我的肉箭，引导它到了她的洞口。与其说是笨拙，还不如说是心甘情愿地听任她的摆布，在她的引导下，我冲进她的体内，在我进入她那湿润、湿热的体内时，我发出了兴奋的喘声。

“操我啊！操我！”白朗宁夫人大叫着双手紧纂我的臀部，控制着我的抽送的节奏，使之缓慢而松弛，这样我就

不会太早泄了，破坏她的快感。

我感到天旋地转，在白朗宁夫人的身上上下下翻腾。她是我的第一个女人，而这是我的第一次与人做爱。我们在共赴快乐的顶峰时，唱起了神圣的谐歌。然后，我喘着粗气趴在她的肚子上，把头枕在她美妙柔软的乳房上，直到白朗宁夫人再次唤起我的欲火，我们俩又重新开始演奏我们的乐器。

2

打开了情欲之门的，快乐的畅游在欲海中，每天都与不同的女人做爱，她们中有帮厨妇仆，有挤奶女工，也有出身高贵的贵夫人和小姐。

也许是母亲伯爵夫人担心的对，那是出身高贵的贵族女仕虽然也享受着我的心意赠予，却又故作斯文地扭捏地嫌弃我的天赋异秉，与此同时，我的大肉箭成了上流社会的笑柄，这令我非常恼火。

这一天我又一次被艾娃·莱恩小姐的拒绝了，怒气冲冲的我回到我自己的庄园，在我路过谷仓时，我父亲的厨娘十四岁的女人叫住了我，她正在那儿收集晚餐所需的鸡蛋。

“你好，年轻的文森先生，”她微笑着。

我忍不住想；她的嘴唇，她的双乳，臀部和大腿是多么的漂亮。

“你好，安娜！”我回答时，很难堪地发现我那活儿已经胀大起来，“你在干什么？”

“哦，我在拣鸡蛋呢，先生，”她回答说，“可你知道这活儿实在乏味。我忍不住在想，我是不是更喜欢跟你一起到草堆里玩翻跟头的游戏。”

她的直率让我吃一惊，可我一点也没害怕。刚才的怒气也渐渐消失。如果有什么异样的话，就是听到她说这种下流话时，我那活儿胀得更大了。但是一阵悲伤刺痛了我那砰砰乱跳的心：“是啊，一看见我那东西的大小，她就绝不会与我干那事儿了。”

我还是下了马，把马拴在谷仓一边，跟着安娜进了阴冷黑暗的仓房。里面只有在草堆上乱窜的鸡的叫声，脏乱不堪，散发出阵阵鸡屎的臭味。可我并不在乎。也许在这昏暗的地方，等她发现他那活儿大过了头时已经太迟了。

一进谷仓，安娜就转过身去，把背对着我，要我帮她脱衣服。我颤抖着去解她身上那件粗布外衣，好不容易才解下带子。她把我那双不熟练的手甩开，自己把外衣，还有亚麻布衬衫拉到臀部下面，然后把衣服留在谷仓的地上，朝我转过身来。

她对我笑着，那是种乡下姑娘直率、诚实的笑，一种直截了当要献身的表情。因为安娜愿意让我如愿，我就急急忙忙在她面前拉下了衣服。然而，在我脑海深处依然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担心，这种担心由于最近一次和波艾娃·

莱恩小姐的拒绝经历变得更为强烈。

我好不容易才把短外衣、衬衫和马靴脱掉，只留下一条紧身裤没脱，心里已经在猜想这个年轻女人会有怎样的惊愕、托辞、拒绝甚至逃逸。可我觉得现在已无法罢手了，我那活儿就像一头巨兽的心脏一样活蹦乱跳，我心里知道我必须得到这姑娘。我还知道，谷仓里不算太黑。我的一切都逃脱不了安娜那双精明的眼睛。她会看到我那活儿的风光的。她的反应会怎么样呢？我只好听天由命了。

当我那硕大的阳具慢慢露出来时，我惊喜地听到了安娜的一声欢叫，“天哪！你那器具真是棒极了！”她叫着跪了下去，虔诚地吻着它，“太了不起了！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那些细巧的贵夫人会被这杆长矛撕成两片的。”

“可是……你呢？”我急急忙忙地问道，“你不怕跟我睡觉吗？你不怕被我撕成两半吗？”

安娜甜美地笑着，摇了摇头道：“出生卑贱的姑娘，不管是挤奶的还是婊子，都是在青草丛中、干草堆里久练出来的，一旦学会吮那阳具，就会对这种非常老到。不过，我相信那些出身高贵的贵夫人们惧怕大的。只敢要小的，因为小的进出容易。可怜的夫人们受骗上当了，她们不知道被塞满、爱液充盈时是多么快乐。她们惧怕你那大阳具会伤害她们。我想，她们是对的。她们生得那么纤巧，那么脆弱，她们下身的双唇就跟她们的樱桃小口一样紧闭着。”

世界变态情爱小说系列

她拉下我的头吻她，我感到她的嘴柔软、性感，暗自希望她下面的阴部也如此丰润。我总算找到一个带着快乐而不是恐惧的心情要我的小女人。

安娜笑着仰卧在草堆上，把我往她身上拉。我兴奋地跃倒在她身上。她当时还年轻，我那活儿太性急，来不及再有什么动作，就一头扎进了她那诱人、湿润的阴部。

安娜兴奋地鼓励我，我那器具勉强顶了进去，被紧箍着的感觉真是快乐极了。我用力猛冲，她也迎合着我。我给她带来了快感！我本来还以为我永世难享这种快乐的。

急急一阵抽送后，我就泄了。我知道，我还年轻，只消片刻休整就能对她的阴门再次发动进攻。这一次，我一手放在她的大腿中间，一手揉捏她那柔软的乳房，让她达到高潮，当我第二次射精时，她的指甲掐进了我的背。

从那天起，我说发誓不再和任何一个淑女和贵妇人甚至于那成熟了的女人。我不能忍受她们拒绝我的那种侮辱。我发誓只和快进入青春期的女人做爱，这些女人未品味过很多男人的阳物，她们会欢迎我那巨大武器热情、猛烈的撞击。

当然，有时，事情并不能完全按照我的想象去进行，但我终身的爱恋的确留给了那些可爱的小妖精们。

3

我当然是个真正的贵族，我认真的信守着我的誓言，

我不再拼命追逐那些名流贵妇，我的视线已经完完全全转向那些快进入青春期的女孩，我喜欢她们用崇拜的目光注视着我，我喜欢她们稚着黄莺般的呻吟，我喜欢她们刚刚发育完好或正在发育的身体在我的抚摸下成熟，在我的教导下成长，这让我有着极大的满足感和荣誉感。我深爱着这种感觉。

当然，我毕竟还不是个完人，我还要发动我过剩的精力，我有时也会遇到些挫折，不过这并不重要，这只能让我越挫越勇，越挫越奋，也令我越挫越精。

在我父亲文森伯爵的庄园里，我是和两个成了孤儿、受父亲监护的表姐妹一起长大。随着岁月的增长和她们的关系日见亲密。在我十六岁时的一个夏日，我们在我父亲的樱桃园里玩起了较为越轨的游戏。

阿尔巴丝拉十五岁，她的妹妹奥琪兹十四岁。虽然出身贵族，我父亲却给了她们开放的教育。他知道，如果没有嫁妆，是不可能攀上一门好亲事的，因此，为了逃避这笔费用，他暗地里希望她们之中不管是谁能和某个老实的农民怀上孩子，成为农民的妻子，这样我父亲文森伯爵自己就不必掏腰包了。我知道两姐妹已不是处女，因为她们常在我面前吹嘘自己的经历。我不禁对和她俩交合心驰神往。

那是夏季一个炎热的下午。在果园里摘了樱桃后在树下休息。由于干活时贪吃樱桃，我们的手上和嘴上沾满